
四庫全書
集部

潛齋集卷六

宋 何夢桂 撰

序

晞髪道人詩序 閩人謝翶字臯羽

晞髪道人詩原於騷騷蓋古詩變風變雅之遺也騷深於怨古詩怨而不傷而騷近之怨非詩之正聲也商之聲直以肆周之聲和以柔一變而為國風再變而為黍離甚矣而騷又甚焉道人詩蓋騷之壘守也故其詩思

遠而悲徼而不訐而辭稱之詩之所至志亦至焉於此可以觀道人之所志矣駕言晞髮將以浮游於世垢之外濯之洧盤晞之陽阿適矣抑知夫終朝采緑而余髮之曲局否乎首如飛蓬膏沐誰容其於衛國風之詩固命之矣知我謂我心憂不知者固謂被髮行歌者同一調也反騷之作正恐如漢黄門郎者不少折瓊枝結佩纕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至元庚寅長至日序

劉可隱序

余卧病山中杜門謝客久有客叩扃入曰潤甫劉君號可隱蓋宣司檄按行郡邑掾屬也私竊怪之謂君方有事一世而以隱自命毋乃不可請試問君可隱之義夫當其可之謂時孔子聖之時者也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速則速可久則久此聖人所以無可無不可者也世之隱者則不然巢由可老死於箕山而不可一軼揖遜之水夷齊可餓死於首陽而不可一吷征伐之粟彼雖未必盡合乎中行然其隱居求志確乎其不可拔蓋千

萬世四人而已君將為四子之隱乎抑將為夫子之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乎劉君矍然起曰子言何居夫子之不可及也久矣四子之事抑可易言哉姑置可也吾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斯為善學古人者夫有際可之仕行可之仕際可行可吾仕可矣吾固未信吾之可否也不可則止吾如彼何哉吾返吾故有田可秫有園可蔬釣水可魚採山可茹白石可潄清泉可枕吾俯仰取之無不可則吾可隱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余應之曰可書以贈其行

胡汲古詩序

胡汲古余忘年友也汗漫吳越者十年歸問所業出袖間詩冊疾起亟讀其辭温潤以栗其思遠而優游夫必有所得昌黎詩得於潮燕公詩得於岳工部詩得於秦䕫巴閬子於何游而詩進若此踐吳跨越豈果足以盡四海之大觀然其觸目駭心有感於詩莫近於是湖山落日錢塘怒潮顧眺徘徊秖見夫挾萬弩以射子胥之

衝釃樽酒以酹錢王之䰟者而鴟夷魚腹闕角烏巢千古英雄今復安在塗山已矣禹穴茫然君其問諸海濱不知石窆玉環今尚存否孤臣嫠婦逆旅亡臣感發而為幽憂悽憤之聲至於不能不詩詩者所以道情性也汲古行將覽東南名山大川之勝盡收奇氣以歸於詩他日載詩以歸當復告我

胡柳塘詩序

詩有譜而家譜尤親歆向家於文談遷家於史故詩不

可以無家胡氏家世於詩詩源於靜軒泒於庸齋坦齋而流衍於諸孫若植芸若飯牛若天放若象先皆攻詩柳塘最晚出詩鋒疊疊逼人政似諸王子弟綴珠作鳳下牀虎跳總自不凡余是以嘉柳塘伯仲之昌於詩而喜靜軒諸老詩世之不墜也遠来訂我書其篇端以歸他日相逢當又刮目

柯通甫醫藥序

醫書祖黃帝内外經非通儒率不盡解故太史公序儒

家而下九流醫列其一惟儒而後能攻於醫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不能精義入神於致用乎何有世之庸人號名曰醫授之書有讀不能以句者彼豈天降地出不由書而自得神聖工巧之妙邪此吾所以深有取於儒而醫者也通甫儒者其有得於醫本於書其自得於心非書惟通甫而後可以語此至元戊子序

雷陽父序

武當山介均房兩州之間鳳鸞歸然於武當之後清霧

泠飈朝霞沆瀣峻絶不可攀企葢人迹之所罕及也方外士雷陽父年十五辭謝交舊躡其巔而廬焉居六年忽焉若與神人遇授之神符易象數使之下人間活衆生俟十年盡責業而後至陽父歸試其法則麾叱鬼神噓呵風雨無不如意至於談吉凶驗福禍特其游戲餘技耳誠若是亦異矣哉桃源何許世異晉秦丹霞如故不知桑田滄海至今幾變神仙渺茫不可復詰鳯兮鳯兮吾衰久矣安得高歌以從楚狂之後邪明年春陽父

將行踐前盟於其行也為之書以識他日

汐社詩集序

海朝謂潮夕謂汐兩名也汐社以偏名何志感也社期於信而又適居時之窮與人之衰暮偶而猶獑以自立者視汐雖遠暮夜而不爽其期若有信然者類此謝君臯羽所以盟詩社之微意也澤中雷隨易有取於嚮晦宴息坎為北斗卦曰勞卦亦以夫萬物之所歸也物晝動則夜靜晝作則夜止皆然潮以朝盈汐不以夕虧君

有取諸此固將以信夫盟抑以為夫人之衰頽窮塞卒
至陸沉而不能自拔以死者之深悲也抑月者水之候
也月升于天海水涌沸月降于地涌沸亦然月之升降
無窮水之為潮汐者亦更禪而無底極方北浪駕山魚
龍掀舞陽侯海若橫江而揚靈意謂海水竭於歸虛矣
不知夫龍門未平而九淵之下已渟渟矣至於陽運而
蝕陰轉而勃大鳥播濤於靈嶽五龍噀水於北玄則靈
機吐翕九海溢虧者天地一大消息庸有既耶計人在

天地間猶大海壘空爾其不能無旦夜之常者天也而猶數數然為暮年衰世之戚則惑矣君其謂我言然否曰然遂識於卷末以歸癸巳二月望

洪百照詩集序

百照洪肅甫以明經學業舉子文少頡頏場屋流輩率免胄避風卒至不偶以死猶有詩卷流落身後其子耕道挾故冊與諸縉紳先生昔序復徼予言予謂百照文士也宜不攻於詩觸景遇物興至而詩亦從之詩蓋百

照筆硯膏馥之遺餘耳驊騮逸騁超影奔電將一日萬里乃絡首縶足使之折旋鈎百於蟻封間者政懼不足以盡夫才也文人之枝折而歸諸詩正類此頃甞與友人譚詩謂文人之詩與詩人之詩異友曰不然詩患不到好處詩到好處又奚文人詩人之辨哉此語真詩家陽秋也嗚呼百照往矣安得復起生䰟試與商確此事

壬辰三月三日

何氏祖譜序

何氏祖於韓韓晉出也晉唐叔虞之適胄周武王之裔緒也周本后稷稷本黄帝公孫氏其所繇来逺矣叔虞為成王同母弟成王即位雖曰剪桐戲封以有土於唐然凡為天子為之弟者縱不得食於唐獨無分土而已乎再世而爕父為晉侯亦惟王命故也桓叔封於曲沃為晉謀則不臧所以開韓侯三晉之業者其在是歟越十一世而不幸遭虎狼之秦蠶食六國韓滅固力不競也安王子允易姓遁身實為千萬世子孫興亡絶續之

會千鈞一縷亦危矣吏考厥後在西漢則何並守潁川在東都則何敞守汝南曹魏則晏侯關内江左則充録尚書曾劭父子繼仕西晉或進爵太宰或庀職司徒尚之父子濟美劉宋或位列台輔或抗志自髙雖人品髙下不可以一槩律而其簪紱蟬聨冠蓋相望汗青簡冊代不乏人自漢末逮晉齊椒房之貴照映三朝原其譜系雖不皆出一派然史傳所録大抵出於廬江扶風陳留南陽要皆安王子允之子孫散在四海而綿諸歷代

者也本泒自晉吏部侍郎相士肇基於永嘉八年間葢千載於此矣獨恨的公以下茂公以上中間不續者數世使人掩卷欷歔感慨不能已已然有絶譜而無絶人天未覆墜式克至於今日夫以一人之身所以上承祖宗下開後嗣者悉繫於此其事顧不甚重歟以昔視今則前日之祖宗今日之一身也由今視後則今日之一身他日之祖宗也以一人之身分而為百千萬人人見其為百千萬人而不見其一人之身也故兄弟而為比

鄰者有之矣再世三世而爲路人者有之矣四世五世數世而爲仇讎者有之矣又安知百世千世萬世上下其初不過一人之身而已秖今二子之在吾膝下以至他日子子孫孫讀吾譜而退省其私或有似吾前所云者可以惻然動心以亟反其初矣祖宗在天實聞斯言某年某月日漢牧亭侯三十九代孫前承議郎監察御史某齋沐百拜書

易衍序

易之道變化不窮而其致一而已矣易始於一一者太極也故曰易有太極自一分為二而為兩儀兩儀錯而為四象四象錯而為八卦八卦錯而為六十四卦八卦錯行而萬物錯出窮天下善算者不能盡其數而易以一陰一陽盡之非曰一陰一陽之能盡夫物也錯之所以成變化也盈天地間諸萬物而天地亦物也乾上為天坤下為地包餘卦於其中為萬彚萬有相錯故物雖其類無一物相肖者非天地物物而造物而物物自造

固如此故易者天地萬物變化不窮之象也孔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夫易之象為天為地為風為雷為水火為山澤八卦八象耳而其動其靜其闔其闢其升降往来兹其故已不可究詰況萬生在宇宙間相搆相揉相推相代且變化萬狀而易亦與之變化為不窮故易之道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仰觀俯觀遠取近取葢無物非易無易非物學者所以格物致知聖人所以窮神知化國祚所以祈天永命率繇此道也子曰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故神無方易無體此易道所以為無盡也易有卦畫伏羲盡之矣卦畫有辭文王姬孔盡之矣然伏羲之意盡於卦畫文王姬孔之意殆未盡於辭也何也事物萬殊辭貞於一而已耳聖人非固有靳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之意固非言之所能盡也故舍辭求易者非知易者也求易而止於辭者亦非知易者也善求易者質辭而通諸卦畫吾見一物之為萬物也徵卦畫而會諸太極吾

見萬物之為一物也散易為萬易在天地斂萬為一天地在易此易道所以為變化不窮此變化所以為易道之至神也子曰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嗚呼易盡於此矣愚以固陋夙嗜易易幽賾不易入探索既久若有窺見聖人之迹之萬一者意曰易近之矣然不期於言也日書諸佔畢聊識吾私然不期於傳也謂易行者取行其大義焉耳言不文傳不遠固非敢望於今與後之知易者也太玄覆瓿或有揚子雲者好之吾

言固不足以載易因是而求之天地萬物則太極流行無往非易是易不在吾言而在天地間矣雖然易不易知也歲旃蒙大淵獻月應黄鍾閉闗日嚴陵何某謹序

陳古莊詩序

古莊錢塘詩家流也錢塘多名詩人諸老佳句流落湖山不遜逋老古莊後出刻厲於詩好事者挾冊子過余徵序讀而喜之愛之益信錢塘詩稱不苟得古莊詩如幽閨處女靚妝綽約而愁情怨思間復鬱發於妍姿媚

態中美矣乍見謝夫人蕭散林下猶似羞澁歸而淨洗鉛華徐與天下婦人鬬好又一奇也予非知詩者竊復好詩輒妄評如此隅簏畫西施政恐不肖似

徐氷壑詩序

近詩派盛於武林故士生武林多攻詩徐君冰壑盖詩中一派也客有攜詩冊遠徵予序者亟起展卷長誦其遺辭與思清炯照人時暑酷熾天地焦熱畏塗伏暍誰復以清冷沃之方坐我於凌陰壑中斲冰積雪亦一奇

也誦終謝客且去客復請曰語止此乎曰止此客退遂為之書

杜學正竹處詩序

古今言詩者祖少陵葢世之常談也少陵祖修文而孫書記則詩之源益遠矣竹處杜君葢少陵耳孫也人知少陵之詩在方冊而不知枕中之法肘後之方必有世所不傳而君獨得之者是鼻祖之文脉詩派殆私於君而不可與世之學詩者同日語也少陵詩如泰山喬嶽

不可攀躋修文書記或可企而到君其步驟二家而後造極於少陵則詩之大成盡在是矣奚必他求哉家雞野鶩得失固有辨也竹處攻於詩者也其自命猶曰待删則其詩之進豈淺淺所能窺哉為之序以歸

方叔規詩集序

史稱平原君翩翩濁世佳公子也世世之貴介綺襦紈袴彈絲弄竹猶是素態今世廼有華靴臺笠以與惡少年狎者雖以房杜門戶寧不為李英公所笑邪其有弄

墨操觚下友寒畯以文字相頡頏者非世之所謂佳公子乎方君叔規葢南峯先生之冢嗣蛟峯山房二先生之猶子也濡染家庭詩書之澤舊矣平日吟詠著之篇章皆燦然可觀進境殆未易量坡翁譽邁牧之稱阿宜以是知蘇氏之有子杜家之有姪矣余老矣猶及見之此亦一快也執卷徵序喜為之書

羅濟川詩集序

世之評詩者取少陵夔州以後詩昌黎潮州以後詩豈

非以其氣老識老而詩隨之至於王勃滕王閣之句李賀古樂府之辭又皆其妙齡絶筆遂謂詩之工不係於老少抑不知其後日所作視前又當何如二君亦當遜韓杜為丈人行矣羅君濟川年少能詩其思清其語俊似其人嘗挾冊求余説余惜其才之方進而未涯矣曰姑老之非簡也意將以速成也請三四反兹益堅余非愛子言子其識諸後三年見子子自壓前日之所作則詩進矣後十年見子子又自壓三年之所作則詩益進

矣而猶未也余髮種種矣嘗自視前日惡虆後日悉焚之皆余所自試者也醫三折肱方七不繆子他日當信余言則雖三年十年一變猶竊遲之誠若此子安長吉諸君正笑韓杜於地下矣

王菊山詩集序

詩止五七言尋行數墨紙不盈尺不過文章一小技耳宜若易然三尺童子調之聲律握管可就乃至白首不能名家甚矣詩之難也試數古詩人亦不多得建安七

子開元九公奚寥寥若是一聯半句流落人間不與焉近世談詩尤多造詣絶少中叟有志於詩尚矣中叟詩辭雅而不野氣温而不浮詩進矣毋謂詩止此學古人詩如登高山始莫不急足疾走暨絶頂在咫尺則跬步不能進甚矣古人之難至也余非能詩者每好詩力不及則歎曰詩難中叟余諸少行也不敢以尋常語相誇詡敢以其所見告中叟其勗哉

肯堂序

蜀阜錢君鑑扁其新居之室曰肯堂示不忘親也不忘親非孝子不能也孝之道非一端莫大於繼志述事父有志而事未卒功者子能繼述而成之夫是謂孝厥考作室既底法而子肯堂猶以為善況未底法而子肯搆其肯堂孰大於是君子是以嘉錢氏之有子也記曰幸哉有子書曰予有後弗棄基玆匪不辨賢否而槩謂之有子惟其克篤前人成烈為子克家而後謂之有子也始宜房杜家辛苦立門戶不能保身後之不貽笑平園

花木至拳拳為後世子孫之託而不吾置則前人之所望於其後也蓋可知故子能以其父之心為心則孝矣為人子止於孝君其懋哉乙酉春二月書

徐雲墅注道德經序

談六經者宗孔氏道德經出於老氏好論議者多詆之謂清淨則以黄老合言謂虛無則以老莊合言是蒙莊為老氏懸疣而老氏為黄帝枝指也世世之人固未一窺蒙莊影似奚至攘臂而仍黄老之閫域哉老氏之學雖

不屑於孔氏然其儉以慈靜而不擾以之治天下將使民退讓敦朴以反於邃古使世之治皆若此則亦何嫌於老氏哉至於希夷微不可見聞不可得而玄之又玄者茲固衆人之所不識其詆之也固無怪也雲壑徐君仲修夙好老氏學服久其得益深閲古今傳釋皆不當其意悉掃其陋而以己意注説發幽抉微以大暢道德之旨其為老氏之意亦勤矣世有峩冠大帶張拱翼趨以適市者而狂且醉者執而僇之從旁者見之為之解

而狂且醉者舍其所執而移僇於其所解者今子之為老氏忠矣吾懼子之值夫狂醉而不免於其旁將子為老氏受詆乎抑老氏與子受詆乎子必審於此矣徵予序序之將以解夫所解者吾又懼矣瞠吾後者之復為吾解則詆與解將相尋而未知其所終也

送思院如杭問仕序

前文思院景文姪咸淳乙丑科出榜下時年少氣盛如騂騮出東華門將奔宵逐景一日千里命與事違今猶

夫人也堂有偏慈八十貧無以養仕時乎為貧為養也
曾子逮親雖禄三釜而心樂邑校升斗不足濡煦其為
養抑末矣士窮至此則出疆載贄皇皇焉固不暇計兹
將西嘯以干王公大人庶幾一眄幸而得三釜遺出所
望升斗之外以奉饘粥亦既多矣當代諸明公當路方
弘萬間庇寒士使風雨無恐其視子猶醯雞豈靳太倉
一稊粒哉子姑往當必有遇若曰不由其道以茍利禄
有畔於聖人之教則非老夫所望於吾子也寧死無仕

尚其勗哉

宋梅堂詩序

子厚以謫而文工屈原以放而騷工杜子美以蹇而詩工嗚呼文以窮而工文之不幸也甚矣宋君梅堂少好吟今老矣不遇方挾耿耿者游天地間觸景得句若出金石歸探囊中收拾其餘而輯次之盈已盈軸矣一日攜以過我曰吾旦夕將復有事于四方願祈一言以自壯何如余謂梅堂志未衰行未倦吟愈未可量他日有

大尹遇道上驢天子問新豐逆旅誰謂梅堂終老不遇邪子姑持以往

何貴德遠遊序

天地一爐萬木焦死葛衣流汗思坐水底為秋菰寒玉不可得襏襫觸熱以奔走畏途嘻其甚矣夏六月既望族子驥將有遠遊業屝屨已在堂下先數日過門將乞言以行予以前說告之不可曰子行矣抑世豈無有尋園之木植諸道旁踈泠風散靈氛雖結駟千乘猶將芘

其所賴況子一身猶蜉蝣螻蟻而託焉木豈厭擇而拒子哉子姑持此以往遂為之書

宋梅堂干人營後事序

梅堂一日過我語間貌若甚戚者歎曰余老矣死不足計獨未能如漆園叟之厚烏鳶螻蟻至如劉伯倫荷鍤相隨亦未知所於止黄腸銀鏤夢不及此雖布被懸棺斂手足形亦非空談可了若此固非蚤計者之為也士大夫樂善賙急固多然不得知我者一言則雖輕肯易

撼者固亦難矣君其愛我儻不愛其言庶乎仁人君子當有動心者雖然空言不足以感人謾掇已先之遂書以贈

方仁叟詩序

方君仁叟故人伯岩山翁之冡子也山翁存日酷好吟令其子復好吟其於詩家榘度得於枕中之所藏襲疇非其平昔肘後之所祕而不屑以與人者家雞野鶩去取固有間矣然古今義理無窮而天地間詩思日新月

感來者固未有紀極也子其益取四方之明師良友以尚論古之人如建安七子開元諸公以至近代之歐蘇黄陳長篇短章散在方册其竒形詭態如風雲龍虎不可執捉豈待闘長於一方一技半聨隻字而已哉子其旁搜博採潜探冥索而有得焉子將昌子之詩他日突破煙樓而翁伯岩亦將一笑於地下

寄項月齋

項君月齋疾緩且謇借或人問答之辭以自廣客有持

以問潛齋道人曰達矣乎曰幾矣猶未離乎造物之圄也夫大塊埏埴圄我以形故目能視耳能聽鼻能嗅口能言手足能舉履凡皆形也夫形必有非形者以使之形者故視聽嗅味言語舉履不在耳目鼻口手足於此會得將有千手從爾身根迸出千口從爾舌根迸出方將與萬事萬物泛應而不窮又奚以此一臂與三寸舌徇徇之惜哉客曰唯請持以復月齋翁病庶其有瘳乎

王蒙泉詩序

蒙取象山泉蓋山下出泉蒙而始達泉之本性未失也蒙泉自號蓋取諸此蒙泉家深谷日招青山歃泠泉寄興於吟心靜而思清其得句亦峭刻峻潔如此蒙泉詩脫槀將有遠游徵余為說余謂萬水一水也在山為泉出流為澗演而為河澎湃為江海益遠益漓非泉之性異地使之然也子其汗漫四方溥泉之用至於不可窮如江河注海極其大將沐黿鼉而澤蛟龍謂海之水非泉不可也毋使失泉之性斯可矣蒙泉子從予遊久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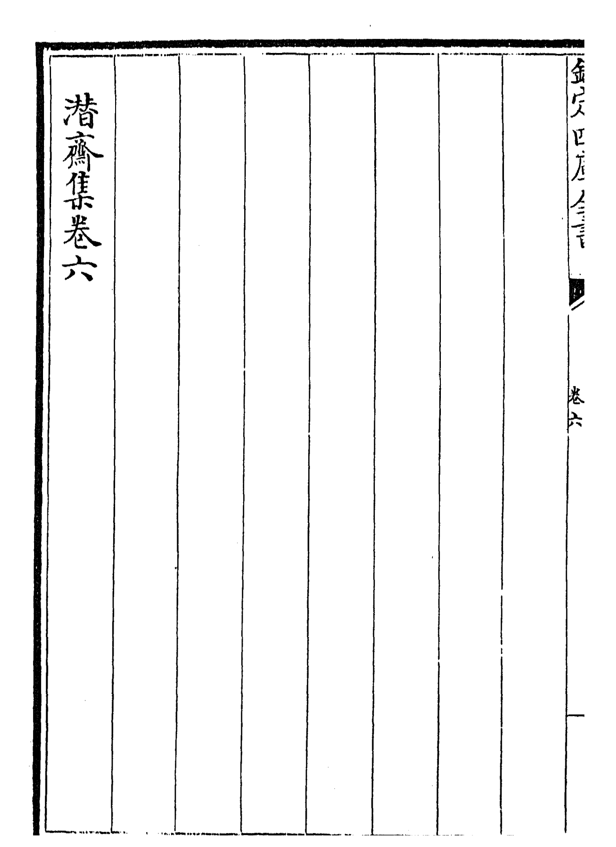
其出也懼其遠而或失因頌其詩而規焉子其勗哉辛卯春三月既望序

貴德詩集序

晉魏而上詩古律詩初盛於唐唐以下豈少詩詩終不競於唐耳近世詩滿南北當軼唐凌厲晉魏然詩難操觚弄墨抽黄對白四聲八音人人亦能求其彷彿古人卓成一家者不多見余甞漫吟擬學古人語言卒不到以是知詩不易言也山泉以年少攻詩詩思雋發方氣

戚疾步譬猶挾策登泰山及半環道仰見前行者屨底猶歷歷俯視後至者之髻端已猝猝至此則跬步懸絶不易進矣政當努力攀躋以登造極頂然後周覽旁睨見下界碌碌如在一井則詩之大觀盡於此矣毋曰詩止此徵余序為書以歸尚其懋哉聿觀厥成

乾隆御覽之寶



潛齋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潛齋集卷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陳炳

潛齋集卷七　　宋　何夢桂　撰

序

王梅谷詩序

梅幽花也谷幽地也樹梅於谷幽之幽者也王君林叟以幽人間於幽幽花幽谷吟詠其間人見其詩思與辭幽致可挹不知其自託者固不凡也夫江梅清絶嶺梅孤高猶嫌以其皎皎表暴至若閣於水部宫於壽陽薛氏

之玉堂坡翁之雲砌逋仙之水蘺不免以顔色媚人殆與桃李爭春妍者無異孰若梅谷之雪骨冰䰟離羣獨立影響幽幽以自全其天者之為得耶徵予序為之書以歸

章明甫詩序

詩志至焉氣次之志百變而不折故氣亦百變而不衰知此可與言詩矣杜少陵在秦夔柳子厚在永柳坡翁在惠山谷在宜皆窘束不自聊賴而所為詩益浩漫峻

厲是豈無故而然耶其養完故其發碩茂如此石溪子
罹亂來且貧且瘁以窮其事與位又非可與諸先正同
日語隨寓成詩思深辭苦淺者悽惋深者幽憂若甚蜷
局不紓者然其悲壯憤烈逸氣横出讀之如聽武昌笛
如聞雍門琴如垓下歌塞上曲令人噫嗚噓欷不能已
已吾是以悲子所遭若是困踣而其志卒不屈不撓也
雲嶼徐君既為之序矣復蘄予言此如羇臣嫠婦政自
罹鞠握管為書秋聲瑟瑟復在夕陽庭樹間也

吳愚隱詩序

大道之行與天下為公故毁譽出於一世之所同道隱而毁譽不見於天下而後出於士大夫之抗節義矜名稱者之所獨抑狹矣然猶賴其有是也東漢之微如膺滂固喬更相標榜將以嘘揚一燼之火而燃之而卒不競君子原其始謂子陵高節實養成之狂奴之號後世以此少劉文叔謂光之不屈也固宜不知光之政樂其得是名也則志遂矣此東都風俗之媺所以卓冠漢唐

也古括吳君愚隠以詩文相證讀之氣勁辭直至於言
議之公雖親者不附疎者不遺予是以嘉君用志之獨
如此也來壻白雲與閩人謝翺皐羽發人方景山為友
結詩社於雙臺下蓋高子陵之風久矣且將徵微言以
自信以君篤信不遷而猶俟予言以信豈以其毀譽之
不尚然也予頃嘗識皐羽每見其談林德陽吳某忠誼
不可企心敬之愛之復談愚隠曰好義不屈人也亦敬
之愛之今皐羽下地林吳隔濶及見君所作益信皐羽

之不妄許人與予之不妄交皐羽也尚友古人幸使得
齒於君厨俊及吾猶懼世之不樂人善者之不吾知也
九京可作無已則申屠蟠矣乎君有志於道者敢以予
所自信者告之

倦游録序

倦游録潘君德玉繇北南還以後之所作也德玉為吾
故人竹村正言子亂離後生死不相聞問及見君挾琴
冊来鄉校坐客氊寒暇日持所為詩詞商可否三復降

嘆君流離顛沛區脫服匿不至乏絶以歸幸矣而暇操觚弄墨以從事乎文哉非徒文且博雲笈金經稗官雜俎紛錯前陳此騷人墨客芸窻棐几皓首不得其肯綮者君負羈紲以行而能若此豈邉韶經笥抑王充書在書市否則司馬子長之在天下名山大川耶吾固羡君之篤於文且重嘉吾故人身後之有子如此也為之書

洪石泉知裁集序

學以狂失亦以狂得狂之失未合乎中行也一裁而約之中則得之矣孔子嘆吾黨小子狂簡成章不知所裁不名為誰孟氏以琴張曾晳牧皮當之葢狂者能致其知於髙明廣大至於精微中庸或略焉故狂而至於簡也固也非得聖人中立而裁之則狂而無所歸矣然觀曾晳浴沂詠歸之趣夫子獨與可之吾故未敢例以二子之狂者少之也石泉洪子好古竊取聖門知裁之義以名其詩篇葢亦自懼其狂將求有以裁之而卒歸乎

中道也愚謂誠狂如曾點無傷也政患其不果狂耳狂而進取於道則將為古之肆而不為今之蕩亦有超然自得於事物之表者則吟風弄月以歸即是吾與點也之意於詩奚有哉石泉才高志廣而自知所裁葢近於道矣因吾言而歸求之有餘師將為曾點一洗狂名於千載之下石泉曰唯為之書

凌馭詩序

馳世名者無逸步喧市利者之緩聲居使然也一行作

吏此事便廢政古人不免況今握刀筆以逐縣吏者尚暇吟乎哉凌馭本官家子與吏伍以干升斗然未始廢吟老焉歸田益自奮勵久焉詩詞成帙思婉媚而語清新夫詩詞不易工故有操觚弄墨皓首不得其徑庭者黑風緇壓將四方易處而於其所能不易其志如此其賢於汩汩名利以逐市朝而不知返者遠矣茲挾所業介岳父趙宰公因予鄉友求贈言余嘉其志與事為之書以歸勗哉當益進毋謂止此則幾矣

章中時甫集禮書序

禮樂二帝三王所以飾治者竊嘗有志而病無承焉樂之制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器存而意亡久矣禮葢僅有存者而世之由禮者鮮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濂溪周子已不能不重歎於斯也學者章中時甫取古聖賢格言有及於禮者輯次成書曰二範殆汲汲乎為表以坊民且患倡之而世無應之者夫天理流行穹壤間未嘗一日泯滅得民心之所同與古先哲王之所遺

猶懼其不興起吾末之信也考亭朱子平生精力盡於諸書獨於禮經若未滿豈以考古之難抑居今行古之不易也故欲議禮惟德與位稱復際夫時而後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將周旋二帝三王於一堂之上放而横之四海無難矣子其審於三者而致意焉則於禮其庶幾矣

何梅境詩序

余方丱時梅境當妙年已聞文聲獵獵在吳會間及壯

游上庠為同舍郎益親宻梅境鼻祖首丘在吾里黄庭堅與渥逸譜復合葢非拜汾陽比也乃翁東園公為文場老詞伯晚掇科第陞仕路及見梅境世科喬梓一門拜前拜後鄉黨榮事也梅境早好吟得意於四靈人或未之知也趙白雲嘗宰鄉邑賞其文與為忘年交自是詩聲益起中年進學老杜故詩日益工騷人墨客挾筴登壇論詩閲宗詩派吾梅境不在王謝風流下也世變陵谷冠裳彫謝房杜寂寂葢不特梅境家為然近得其

第三子某持舊藳不遠相屬曰先子手澤所存僅此知故宜莫如公願靳一言以託永久夫身後有子能復葺厥考箕裘庶免李英公笑人於地下矣三復感愴重賦角弓葢不特如黄公酒壚念舊而已為之序以歸

翁真卿詩序

余與真卿生同邑里而不相識若相避然世無陳仲舉豈許子將以其峻介不見邪里有茍朗陵抑陳太丘不能馳車往見也近得真卿詩編曰吹吷録讀不終卷葢

恨見真卿之晚也古之詩人當志得氣盛詩未必名至於流落不偶困苦無聊賴而後進於詩真卿惟貧故鮮與聲利接老於授徒故益安於讀書遂得肆其餘力以為詩士操觚弄墨學為詞章有皓首不得其肯綮者外澤而中乾故也真卿詩事質而辭縝韻遠而意深夫物必有本溉根食實具眼者當自知之纖離騄駬躡景奔霄而蟻封鈞百間逸步驟安可與款段同價哉為之序而歸之則知余與真卿未嘗不相與周旋於琴冊間也

王煒翁詩序

東臯子王煒翁吾甥也以其讀書餘力學詩詩縝密而思卷達渾厚而氣勁嚴並游諸英相推率如此不幸中殀其孤方髫齓篋中手澤散亂不可尋繹其尊翁月庭老人繙故帙得遺詩若干篇追悼不自已以書屬余為序曰幸藉以勿墜余媿劉寀之安敢以何無忌酷似自多王武子見衛甥每以珠玉形穢自失余老矣得子詩三復賞嘆且為之掩卷欷歔久之記舊所見遺逸尚多

姑序其篇端以歸子於地下聞吾言亦當一慨

陳高士自怡詩序

自怡堂盖道家者流而實出於儒者也舊為儒嘗有古莊詩予愛之序之今復以自怡詩相示視舊加多而益工夫詩在天地間固不間儒與道也然求道之趣則身之所接者玄都之仙客丹丘之羽人其心契神交則鴻濛殷陽日戴華陽巾披鶴氅寄興於吟以自怡悅故其詩之所得今昔又隔幾壓矣他時石鼎高唱侯喜輩謹

毋撩虎鬚再為之序以歸

夏德甫易窩吟序

易窩吟自然夏德甫之詩也德甫吟不為詩人章句徒玩弄光景而已而必於易窩蓋有得於康節窩中之趣也故其詩曰安樂窩中事事無惟存一卷伏羲書康節二十年工夫全在一窩中其柳風蓉月隨寓成功猶是長物復姤中間弄丸得手樂意無極此無名公之至妙至妙者歟德甫詩必有得諸此此惟可與知道者言之

詩抑末耳雖然詩亦道也大德己亥春二月既望

胡氏清雅詩集序

古之詩人以詩聞世多矣而鮮世其家杜審言有孫甫牧之有子荀鶴謝氏有連運陸氏有機雲然僅間一再世見而已清溪胡氏一家四世十二人皆以詩名詩集題曰清雅葢取閑禧詰詞褎語也詩豈獨昌於胡氏一家耶由静軒先生至西塘凡三世擢儒科躋膴仕聯簪疊組亦華矣世之紈褲子生長膏粱彈絲品竹流連忘

返不知人之笑房杜於其後者政自不少也胡氏世業詩書等於寒素然觀其家子弟多風流醞藉不減王謝家固無恠其一門詩派特清雅為四世青氊其視世之習富貴以益其子孫之愚者葢不侔矣植芸遠貽詩集獲觀濟美與諸老先生之所品題三復嘉嘆為之後序以歸

竹境姚子康詩序

杜元凱有左傳癖王武子有馬癖二公各以所好成癖

亦異矣杭人姚安道好種竹自謂愛竹成癖視前二癖抑又異矣癖於竹未瘳又有詩癖畫癖琴癖何其多癖耶世之人競利癖於利逐禄癖於禄之二者世所同好而専焉必有攘臂者仍於其後今子四癖亦既多矣而皆辟於世好故世鮮有爭者而得以遂子之癖暇日嬰姍竹間得句則書之竹上又暇則綮翠袖彈長清短清已則解衣盤薄畫一山一水由他人觀之謂子為癖宜矣不知子之樂此也其免於世患夫

吴鼎君實求古村煙草詩序

古村煙草盖詩人懐古之遺意也古村居九仙山下九仙多古遺蹟葛老仙丹井猶燬蘇坡翁詩墨未乾追想流風巳令人永慨軍前老樹衣錦彫零陌上飛花行歌絶響上下三百年往事如彼山前故老尚有能言聞者莫不噫嗚泣下也古詞人橘里漁村半煙草之句橘渚漁汀藐在何許豈若登錦山臨繡水觸目盡心俯仰今昔之異者邪故古村詩多幽憂感發使人一唱三歎如

清廟遺音昌時載酒擔詩直造金堂玉室與古村一醉長歌以弔昔人於九京下也古村徵余序遂為書以識他日

琳溪張兄詩序

學詩易學詩而工難三尺童髫丱而詩之至紛白而不得其徑庭者故詩不易言也古今評詩者稱盛唐蓋開元上下諸公也唐詩自陳子昂一唱至李杜大成為不可及已其他諸作視魏建安七子與晉陶謝數子又彼

此一時也況晚唐以下詩乎今之學詩未夢到唐人影響其去魏晉益遠矣故詩未易言也琳溪張君老於學故其詩事核而思遠不事時世粧以偵逐近好者駸駸乎古人邯鄲之步矣學詩如參洞山禪須不犯正位而後縱横變化其用不窮若只傍古人籬落終是鈍漢余老詩不能工而所見落落如此琳溪有得於詩者故商確及之當必以愚言為然為之後序以歸

徐氏墓田誌序

丘墓古所重也識之所以詔他日也孔子葬其父於防曰丘東西南北人也不可以不識封之崇四尺延陵季子葬其子於嬴博之間廣輪揜坎足矣而墳之其高可隱亦所以識也古人若此蓋恐千秋百歲後子孫不知其先墓而委之於狐兎荆棘者至於墓為田松柏為薪高碑為柱石而不知其為誰氏者尚忍言哉故丘墓不可以不識也吾觀徐氏墓域圖深有嘉於其子孫之不忘於前世及今識之所以為後世計也為之書其篇端

亦所以識感也

宋君巽詩序

柘皐宋君巽少以文鳴場屋嘗領薦冰壺時不在邦侯舉送者須朝士保員然後得上春官余時為太學官嘗奉保剡余未幾補外更迭不常君巽亦漫遊不相聞問久之近一再見則君巽鬚髮盡白吾衰益又甚矣相顧駭愕蓋不翅如桃源之隔世逢是人也問近業出袖中詩相示曰士技窮至此展卷亟讀其詩不苟作意圓語

澤必嘗馳騁昔人徑庭而得其邯鄲之善步者吾固重嘉君巽之有得於詩也科舉業廢士以醋噫之氣鬱發於詩詩之工而文之窮也時異世殊士之技亟變如此則夫今昔老少之變無足恠者安知變有甚於此者哉徵余序為之書且識吾感

李學正遠遊序

李君忠甫舊職教吾邑别去再来問仕進則鄱學正亦既踐更問所如往則将奉保剡趨上京上下五年間君

之修程如展驥千里亦壯矣哉試問君揚州鶴與腰纏何在曰政將借羽翰於舊識故交吾將以千金買解飛人則朝遊扶桑夕濟西瀛焉往而不利哉余喜而起曰君行矣伐木未亡必有為君動心者書此以贈

馬竹泉詩序

夙聞竹泉馬君可人也近得見其詩詩復可人信矣竹泉名不虛得夫騷人墨客滿湖海間名不如見面今見子詩其為見面多矣奚必傾蓋握手而後為相知哉張

文潛評郊島詩陸龜蒙評李賀詩皆隔世不相及而相知者況吾與竹泉非若此其邈也讀其詩想其人為之序以歸他日邂逅一笑當信子我之為故知也久矣

錢肯堂詩序

平易者詩之正聲也心形於聲心正而後聲正故知聲可以觀心肯堂錢君修謹士也以其讀書餘暇發之吟詠不肯鐫心鏤肝以為艱深刻苦之語其辭氣平易似其人先正融堂先生學派慈湖其為文若詩皆根本義

理肯堂為融堂羣從子弟意必得其遺餘也康節先生曰吟自在詩自在者平易之謂也夫布帛不麗於紈綺菽粟不美於膏粱不知布帛之有餘用菽粟之有餘味而紈綺膏粱知道者厭之肯堂詩吾於是乎觀之矣嘗挾冊徵余序為之書

送王德父遠遊序

樵隱王德父將遠遊來别求贈言余問樵隱游將焉求豈將汎臨淮望如魯子敬指米囷三千斛邪抑止下姑

蘇覬有如范堯夫者惠麥舟五百斛也樵隱勃然曰君奚鄙我我豈為彼哉大丈夫生天地間不見天下名山巨川不識當世名公大人為虛生虛死吾為是故游使吾為三千米囷五百麥舟而若是栖栖開口告人鄙亦甚矣吾將跨揚州鶴濶視四海買新豐酒濯足髙歌視一世人物將不可槩數豈無傾蓋相歡者則吾耿耿者將無往不在豈不綽綽有餘裕哉余聞其言而壯之曰子持此以遊於世也雖無求於人安知人無求子者子

行矣姑爲序以贈之

贈石崖姪孫序

羣從姪孫石崖子還里展墓暇日相從問學語及中庸余曰是善學者中庸盖子思子所得於孔門之至深切著明者也法筵第一句曰天命謂性又一篇之至深切著明者也知得天命謂性然後知率性之謂道不知性則所謂率者爲何事道者爲何物耶孟子傳於子思故其言曰盡心知性知天能知性而後爲真知不然口耳

焉爾何益哉三尺之童授之句讀孰不能口誦中庸問其所謂性不知也今世學者膠於口耳曰我知性此與三尺童子何異人有群聚觀畫虎者孰不曰我知虎之形狀盡於此一人者觀之為之色動神變葢嘗真見虎者也子思子言性猶畫虎也即指畫虎為真虎非真知性者也天付予於人性非由外鑠我也故凡四端五常萬事萬物皆從一性中流出人之日用之而不自知者滔滔皆是亦可哀也已子其於此體認切已真知親見

使天命之性昭昭靈靈於日用間則縱橫變化無往而非中庸之道矣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若曰文字而已則非吾之所謂學而中庸之書亦糟粕爾子其勗哉他日有得當信余言之不爾欺也愚聞之子思子思聞諸夫子若此而已將行書此以贈大德庚子六月朔日書

題鄭松泉詩序

陶淵明一部詩在菊邊林和靖一部詩在梅邊夫菊梅非詩觸目會心自不能不詩耳鄭若春叟築屋松間暇

日嫛姍其下揉花摭實時汲清泉咀嚼之故其詩思多得於此日新月長松泉之趣無窮君之詩所得亦未渠央也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君試持問陶林二公當為印可

送翁炳翁序

余一日山中讀易至繫辭窮理盡性至命有客過門問其能曰吾嘗受易於吾父售於世不遇姑挾列子力命之說以餬其口於四方余延之坐語之曰子知易即以

吾所讀易與子言命可乎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豈私富貴貧賤我哉至於不得為而不得不為者命也毀於叔孫厄於陽虎絕糧於陳伐木於宋仲尼豈有以致此哉制於命者然也茍制於命則凡所以富我貧我貴我賤我聽之天而已我以喜怒欣慼介於其間為不受命者矣至於天之所以與我者則不以貧賤富貴為之損益此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是也於此窮理盡性即所以至命矣今安知子之說又安知子之師所謂列

子者邪子謂子之易不遇將易其術以幸其或遇不知子之命然雖百變而術猶子之易也子其歸返子業復取父書讀之以待時之或遇其庶幾矣客躍然而起曰命之矣求余為序於是乎書

余橘所詩序

余姓陸名吉嘗仕楚與楚大臣黄甘論事不合退家巴山之大盎中將老焉純坤之月天地閉塞霜風怒號萬木萎落世徒見吾實枵然以大取而剖之余方與諸老

相顧一笑將答蒼龍乘莽渺以去有客欵門謂予曰某有友曰橘所者意亦巴卬譜也願從先生游如何予曰世固有苦樂殊趣甘酸異味者不可以一軌律也不知子之友其居之所果雲夢之墟乎抑洞庭之墅乎余雖不及入其室見其人聞有橘所詩集膾炙萬口溉根食實其將以千頭為子孫世襲其自託得所其於致福未涯也焉用數數以效世之枯槁者為哉其深根固蔕每歲霜後食甘有欲致之於千里外以詑東西之產雖徇

焉可也設好事者欲移種他所慎勿徇橘踰淮以北不三年化成枳實色香味盡變雖欲復為故橘不可得已子與我持此語橘所橘所姓余名揚陸吉自號亡是公因序其事囑潛齋何某為之書以授客周嗣孫

分陽諸公感寓詩集序

陳子昂賦感寓朱子賜賦感興今王華諸君又賦感寓賦不同而感則均也詩以感而賦不感則無詩詩之感寓不知所謂寓何也予嘗觀之宇宙間無一非寓天地

至大物在太虛中亦寓耳天地猶寓况萬物乎故日月星辰寓於天山川草木寓於地鳶寓於風魚寓於水蛟龍寓雲螻蟻寓壤蠋寓桑蜩寓苑柳其所寓大小不翅泰山毫末大海礨空之相去至於適其所適各足其分而已今諸君於詩隨寓而適則天地間何物非吾言之寓乎故其往者復者作者止者榮者瘁者蠢者蟄者得者失者隆者汙者一以吾身寓焉情隨寓感詩隨寓得故凡可興可觀可羣可怨至於千態萬狀不可紀極者

皆吾寓中之隨形變化者也又安用拘拘於物之小大以來漆園老吏之譏乎夫寓舟於壑寓山於澤夜半有力者負之以去寓之不可常也如此況於詩欲不寓得乎此吾所以重感而三歎也

胡季聲序

昔范公堯夫過姑蘇運麥舟五百斛適有父執之親喪未舉者悉以所載麥與之蘇公子瞻居家絶禄會有舊友之親喪未葬者亦輟縑一束贈之以二公所惠多寡

不同而其敦故舊厚喪葬之心則未嘗不一也郭溪胡季聲二親久在淺土欲畢襄大事不能雖斂手足形稱家有無可也然封之四尺不為過亦期少佼人子之心而已俯仰偪側皇皇焉若無所赴告内之比閭黨族外之親故親者毋失其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尚忍使吾季聲窮之至此而不得盡於其親乎輒序古誼以介其行季聲持此以往當有為之惻然動心者矣

題方山翁牧歌樵唱詩序

余每愛牧歌樵唱之出於人心自然之韻晞陽出沒煙雨陰晴時聽欸乃之發於柳邊竹外者聲若出金石是豈世間宮商之所能宣丹青之所能繪哉是意也惟吾友方君起岩得之暇日請與君披襏襫騎觳觫君歌且唱余當吹拍以和君之後云潛齋何其序

潛齋集卷七

潛齋集卷八

宋　何夢桂　撰

記

南山天寧禪寺山門記

南山天寧禪寺堂頭無竭禪師如川主席此山之八年重作山門大書特書曰華嚴法界書者何所以大其門也門大則其華於佛之居與僧之堂若室也可知已世謂佛善為大言以聳動一世然觀其徒之果於事為有

的然可稱者非夸語也古今言教門者有三曰儒曰釋曰老儒自羲軒至孔氏與天地並立老氏中出釋最後二氏宜非儒抗也然自近世以來釋氏之宫滿天下老氏半之儒之宫若州若縣各一而已儒已不競於二氏矣至元一統獨推釋氏為三家首紺園貝宇日新月盛宏傑詭偉蔚炳麗靡陟其門者將目眩氣奪儒者尚敢望其彷彿哉雖老氏之徒亦將自遜其不逮矣豈西方之教果優於洙泗之仁義禮樂歟抑其徒代有能者以

興起其法而孔氏之後獨無其人歟抑亦拘於世與化而有不得不然者歟不然何以釋氏之獨盛而軼出於儒與老若是也師既以扁屬余書遄復求記以貽不朽師也蚤契佛乘智慧而材幹有功於其教門也固宜他日而子孫有問作門者誰余固不得以沒師之實也百世而下或於今之世與教而將有考焉者欲弗記得乎門作於至元甲申冬十二月越二年丙戌秋八月既望始記遲之也

西真宫記

建德縣境西直銅官山二十五里之半有宫曰西真江山之竒勝萃焉東北三峰巋然起於蒼莽之間奔驟雲矗兩崖翼然以蔽虧江濤之上下崷崒虎踞嶢峭辟立江流噛於崕趾激湍停淵噴薄洄汨西南羣巘林旅奔赴蒼翠詭狀綺束繡錯作宫是閒望之知其為神仙宫府也其初未有是宫也惟見夫藜藋之墟鼪狸之徑固好事者屐齒之所不至馬迹之所不及也豈天作而地

藏之若有待而後畀焉者道士諸葛與權始乞地於鄉寓黄廸功請武强廢額於朝而兆基焉蓋宋寶慶丙戌也於是鄉人士之驟見而駭觀者曰世之所謂洞天福地顧在是乎意有鬼神怪物始推輓以出也其未底績而與權没亦或有待而後成也地輪廣得若干步外樹以垣垣周於宫堂室門廡舍館樓閣祠藏周於殿其甍棟参差金碧炳絢蓋師之再世曰邵㫖光徐景仁協力圖究有以踵成之也其後復撤法堂庫堂之圮者新之

補方丈齋堂路亭之缺者完之則其三世曰黄處信有以迄成其功而畢其前人未償之志也其在常住田若桑爲畆者百二十有竒其百畆則啓光之所留畬也二十畆則處信之所播殖也今食衆且百指而歲賴以不匱者皆二師衣鉢所私推以與其徒公共之也夫以上下六十年閒父子祖孫黽勉育蓄而後成此吁亦難矣處信遠來乞記其將詔今以傳後也抑余竊有感焉者今夫齊民田有賦夫有役户有科配雖尺地占籍不免

焉貪官虐吏又舞法而乘之民之至貧病且徙以死者何限而老釋二氏獨得不與齊民齒顧非幸歟況以宫中與民比計其畆則羸於一夫之井矣數其衆則溢於八口之家矣而獨不賦不役又科配之所不及而其教門復無捂敁鞭笞以拂亂其心志故老氏之徒尤佚於釋其所以安居暇食以優游生死者顧非大幸歟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遺民後世曾不得以復被其澤而老氏之子孫得以百世食其福俛仰慨嘆為之記而繫之

歲月云至正丙戌八月記

分陽覺道山麻姑祠記

麻姑仙壇本盱江丹霞小有洞天在唐爲撫之南城屬縣顔魯公刻石誌事葢可証也分陽邑西四十里曰生仙鄉亦有麻姑祠無所於證然以地考之源曰麻溪村曰麻村曰麻嶺麻逕皆托仙以名而其鄉亦併都仙號則仙之著靈兹土由來舊矣豈仙之神在天地間如風霆雲雨變化倏忽將無處不有耶覺道山巋然獨高於

萬山父老相傳謂麻姑壇若祠舊宅其巔水旱疾疫隨禱輒應民不堪登陟徙之山下祠焉山西北隅瞰麻溪石壁峭立昔有道士修煉其上一日羽化倒影滅沒岩石間常遺人影冠服儼然遠邇神之强名之曰覺道於其山亦曰覺道山夫二仙相去世代不可復考而遺風餘烈流落人間則雖千載猶一日也憶昔仙人王方平見麻姑於吴蔡經家已謂三見海變桑田矣天地無情日運而往二仙不可復作不知桑田滄海至今幾變安

得乘風來下以拯巔崖蒼生使之亟蘇息乎鄉士何自明懼事久迹湮磨碣乞記俛仰世變重增歎息姑誌其槩云覺道仙圖記逸名氏不知何代人或謂姓陳名一真兹配祀麻姑祠嵗在至元丙戌夏五七日潛齋何某記

易菴記

文昌山水為東里勝何氏家世其間前瞰雙溪後枕三阜湍流清泚林木欝葱其人端靖樸茂有渟古風三阜

中間盤旋成谷深可六七里清泉白石古樹幽花邈在
人世風雨外潛陽子廬於谷口廬西偏穿徑通山盤屈
而入遡澗可二百步竪橋三小閣下俯清流跨澗陟山
西南轉縈迂而上有山巋然前踞後矗中若蝸然廣迤
數畝築室三間扁曰易菴從衡楹二十中為潛陽子居
游之室翼以兩齋四面闢牖户貯書史左置牀榻四時
尚徉俯仰食於斯息於斯詩於斯酒於斯學於斯得於
斯且將老死於斯蓋不知穹壤之高下寒暑之推遷也

暇日隐几嗒然而起虚室坐忘吉祥止止於是招青鸞引清泉呼松竹侣魚鳶與之語曰予與若居三載矣若知吾易菴之趣乎㝡哉吾之易乎羲不能畫文不能彖姬孔不能賛吾俯仰取之無不足吾以强名吾菴雙扉闔闢乾坤兩闔一闔一闢復姤中間位坎離而左右乘震艮而往還然未足以盡吾易之妙用也至於雲霞聚散煙雨陰晴水月吐吞晞陽出沒山光泉色隨景變態不可名狀而又古松老杉修柯戛雲如龍蛇夭矯叢蘿

蔓薜掩翳蒙羃烏巢其間呼鳴啾唧飛泉瀑布下濺危石霖潦則怒號如雷霆潺湲則鏘鳴如環珮琴瑟樵逕出半山仰望如在雲際畊鋤晨入樵牧晚歸眇在蒼煙細雨中髣髴如畫前歌後答但聞人聲隱隱飛落半空凡此皆天地間自然之易也景物無窮千態萬狀不過一陰一陽往來變化觸目會心何者非易吾以一身窮年偃蹇不出是間吾將以天地為一室日月為兩户衆山為辟牖萬物為徒御其能蓄於環堵之内如蝸牛蛾

蠓自認以為已足乎或者不察吾言謂其大而無當往而不返且將驚怖以為荒唐誕謾也夫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目有趾同圍其中而不知道者衆也使其不以吾言為荒唐為誕謾則天下之知其道者固衆矣吾將大而小之往而復之則又入於無所紀極而天下愈不可知矣雖然余妄言之而亦妄聽之奚吾將歸求乎無有逍遥乎不測浮游乎環中以為之室無門無旁無處無入大包宇宙細入芒芴凡

吾生死窮通動静語默不出其域此蓋千聖之所歸萬生之所息也至此則不惟或者不知吾欲知之而亦不可得矣道德經曰天地中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意者天地其知之乎繫辭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意者聖人其知之乎問諸天地天地無言問諸聖人聖人不容吾言吾欲言而終忘吾言矣或者不得問拱默而退姑記其事以俟來者潛陽子不記姓氏或云派出先天包犧氏名之曰復漆園子字之曰天根歲

在強圉赤奮若夏五望潛陽子記

重脩嚴先生祠堂書院記

嚴陵瀨繇漢逸民嚴先生以得名也羣峰巑岏一江帶其下雙巖離立嶤絶矗起者先生之釣臺也雲烟上下而巍簷嶒棟半出於喬林叢薄間者先生之祠也祠之前曰羊裘軒其東曰燕居堂西曰遂高樓樓之前曰清風堂又前為雲峰煙水閣介兩間為書堂堂廳門廡齋廬廚湢具祠創於范公仲淹書院創於陸公子遹而又

諸賢相繼緣飾廼底於成歲久屋敝更亂離益就隤圮至元辛巳浙西道宣慰同知按部道祠下登臺謁拜俯仰慨歎議飾而新之劄下書院官捐米廩助費計庸即功堂與前軒葢葺粗完以費匱告公改命府判官以司存董其事判官承檄召桐建兩邑尹相役分隸焉早暮展力自冬十一月丁未經始迨十二月乙未竣事斵艧咸新惟清風堂四齋未就又明年癸未春三月書院官以書來徵余記曰斯役也其斯文絶續之會乎尚磨雙

崖之石以昭不朽夫光武以帝室之胄挈漢鼎於羣盜之手而洗濯之雲臺諸臣殫智畢力惟恐奔走或後而玄纁物色下逮微賤之故交迺三返不能致至則偃蹇傲兀視漢爵祿若將浼焉是豈挾朋友之私以蓋君臣之義猶有不足於光武耶甘心漁釣沒齒羊裘彼固自有見也世世之人尸而祝之果可起先生死骨於九京下則此江之水詎足以洗巢由之耳哉天地無情萬物之澌盡者何限渭南銅盤長安金爵今復安在而陰崖陽

林白雲英英千古無恙参差百榼歸然魯靈光不與兵燹俱燼而蓬藋足音猶有曠異代而相感以引前人之緒而勿替者此豈先生嘗蘄於後之人以至此哉姱修昭質之在天下直烈烈與日月齊光而人心天理横四海亘古今固未始泯絶也山高水長萬世下猶將聞風興起嗚呼先生豈獨為東漢重哉宣慰劉公宣府判趙公祥書院官邑人駱正大郡人潛齋何某記

璇璣觀記

宣授浙西道道教都提點董高士德時乃至元丁亥秋八月成璇璣觀於杭之城北隅於庚寅冬遠求記於嚴陵山人何其曰璇璣觀者蓋取北斗魁四星以名也斗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璇璣名者尊名所以嚴事也余聞其說而愕焉謂宜登天游霧挑撓無極以藐在野馬塵埃之外若桐柏金庭青崖碧樹丹霞洞府碧蓮翠杉而後仙翁客都之足以棲真靈而軿靈貺而此也乃混於九衢車馬之衝萬家歌舞之會榻外市聲日

夜嚚焉愚意魁躔景矅未必下臨茲土也主人勃然起曰有是哉誠如君言其何異於刻舟求劍膠柱鼓瑟者之為也君謂璇璣之在天中也獨不照臨四方乎夫天自北極以距南軸地自暘谷以入太濛固孰非璇璣之所運也今畫地方尺卽具四方謂北非璇璣南非玉衡可乎至於一身縱横逆順運以斗宿亦無不具吾左肘屈為璇璣右指信則為杓吾右肘復屈為璇璣左指信又復為杓吾取璇璣於吾兩趾與膝則杓上直於頂左

右易皆如之吾取璇璣於吾兩肩與乳則杓下直於拇左右易亦如之吾布吾十掌指而左右按之又舉吾足而左右罡步之皆斗璇璣與杓之象吾證一物驗一事且無適非斗豈於吾宮獨不戴斗乎吾推而擴之斗之所以統陰陽宰列曜而又靡不在也故斗上戴紫極營旗柱厨藩衛翼翼者天帝之宮也下履階符棓步項反搶矛盾芒角濡濡者三台之府也東攜蒼精攝提戴清西挾咸池罕車伏馳南輅朱鶉北軼玄武閑我天駟豐我

天庫夫如是則四海平萬事康皆斗之所以庇天職而亮天功也故吾内觀形神見斗於心外觀躔舍見斗於目乃至出入起居皆隨寓見斗前吾於宋見斗於越後吾於元見斗於燕斗葢無在不在也今吾之官於斯以粛事斗於斯則百雉之城萬井之邑環周廬而拱之亦由帝車中運而庶民之星羅布於外歲時禱祠禳禬悉於斯則吾觀之以璇璣得名也宜無忝君奚慼焉余謂天地開闢至於今不知幾變矣雖天柱或折地維或闕

而斗居中天乃亘萬古而不移其所豈若夫物之縱縱

而總總者以隨化生死成毀起滅而靡有定極哉余固

有感於此輒復因乎而遂言之以彰斯觀之徽號使觀

與名等垂於無窮也德時逮事宋朝景定臘蜡以祈雪

應感淳郊禋以祈晴應錫號修真演道法師職龍翔之

祐聖階勑補鑒義全真齋高士至元戊寅被徵北覲承

旨禱旱而甘雨澍禱雪而瑞霙霏晉號修真通元體妙

法師宣授令官開元宫都監住持尋晉號修淨通妙太

極五雷宗教法師職掌如故歲癸未以母老給告歸越五𥜥觀成授其徒杭州路道録陳天錫領觀事欽上命也兹將鑱碣以告績則書曰某年某月某人而領事者不與焉至元辛卯三月既望記

洞神宫記

通真宏道崇玄法師教門提點住持洞神宫黄智遠以至元乙酉改作法堂大門兩廡成其師孫楊處潛復瓶作中門成越三年遠乞記於潛齋何其久弗得請或曰

記不足作故也余謂宇宙間事所不足者固不在老氏也世之儇驕喬鷙相刁相靡方相尋於無所紀極至於老氏之徒離羣立獨其於世殆若未數數然也夫域於封疆之内皆民也古之為民四後之為民六是老佛之徒亦民耳戴天履地食粟米衣絲枲孰能不在人世間哉自漢文帝受河上道德經而老氏出自明帝迎竺法蘭於西域而佛氏入中國道之宫起於元封而盛於李唐釋之剎起於永平而大盛於宋齊梁陳以至歷代興

仆因革雖不能不異然其徒與民悉統諸有司一其號令而均其政刑上下未始相戾厥今隸有司者惟占籍為氓其計户而不隸於氓者各建官以署其事十羊九牧疾驅而亟鞭之交受其獘儳焉胥顧以至於死且從者比比也儒有官不競不得與巫醫優羅齒貪官虐吏復越俎而魚肉之故儒下與黔愚駢首繫頸就吏而已惟道與釋襞得不治於有司而釋之官震之以權蠹之以撼其受獘殆與民類惟道之教易以平簡以靜故其

徒得以佚於民而優於釋獨若不在人世間者有廩得以食有筐篚得以衣而橐中之所貯蓄不至凜凜於吽嚚䆮窔者之所揭篋故假之以暇而養其力得以棟宇宮室而安焉世之人得一投足於老氏之門者幸也吾於洞神宮觀之矣其門前陌塵墻外市聲擾擾者固已敻隔風雨築徑樹木浚池畜魚觸目成趣虛堂靜院花卉蔽虧時冠鹿皮衣鶴氅焚香燕坐誦黃庭歌南華聲若出金石倦則登樓凭虛仰挹山雲俯吸溪月蒼翠繡

錯澄鮮流麗詭態百出皆可納之几席上凡此者皆吾之所獨私而世人不得有焉者也其視荒墟野刹至有終歲流逋而不得以一食黔其突者虗廊空階往往鞠為苔蘚而況崇臺大宅化為禾黍荆榛者何限而窮閻破屋渺莽於蒼煙白水間尚堪屬目邪然則老氏之徒得以安居飽食以生死於其宫中其相距懸絶甚矣嗚呼孔堂絲竹千載寥寥斯民苟不得蒙詩書禮樂之澤使老氏清淨之説得以孤行於天下而民與受其庇尚

庶幾哉時至元庚寅冬長至節記

白雲山法華院記

天地萬類一性而已人物萬形一心而已宇宙萬古一佛而已性外無心心外無佛圓顱方趾耳目口鼻佛蓋天地間一人耳造物慾流萬生錯錯含靈蠢動惟人最靈天地此性卽人此性佛有此心卽人此心見性卽見心見心卽見佛心無二心故佛無二佛人見過去七佛見在十佛未來千佛萬佛億佛遂謂佛異不知七佛一

佛十佛一佛千萬億佛亦一佛而已人欲見佛見心即是何以故以心見佛故祗此一心照天照地照古照今生法生心滅法滅心清淨故佛應心現心塵垢故佛隨心隱文佛涅槃心佛固在迦葉後至達摩西來遞傳心印燈燈見佛在夷夷見在狄狄見在中國中國見佛固未嘗往也世謂佛入滅後不復見佛亦謗佛甚矣佛之徒不善見佛指丈六土偶為佛身是以色相見佛指布地黄金為佛主是以緣相見佛不知佛以無為法世間

一切有相可作可壞故此佛身佛土有力者能作之有力者能壞之而固不可常也至於佛之不生不滅不垢不淨大包六合細入塵微諸相俱空真常獨立者固人人之所同得亦人人之所同見若執我見人見終不足以見佛且以千百億化身而謂之佛有人信得一佛能化為千百億佛則於一刹那間佛當隨處應化則亦當有千百億人於一刹那間隨處見佛若復千百億人認千百億佛說言我佛非彼彼佛非我無有是處譬猶東

海見水曰與西海異西海之見亦復如是不知水本一水彼妄見者認水爲二燕人見月曰與越人異越人之見亦復如是不知月本一月彼病見者指月爲二而況佛說四大部洲東佛千逮西瞿耶尼南閻浮提北鬱單越盡諸國土所有其人如恒河沙數人見一佛亦復如恒河沙見人人異又豈特見水與見月者之異而已哉建德之慈順鄉曰棊里古無佛寺歲時水旱疾沴生死福禍民之禬且禱者無所於託衆謂非宜鄉士王一桂

王其諗于衆將䊸置焉度地於白雲山之阿方範土輦木衆歡喜踴躍輸財若力不日竣事請於僧司得兠率子院廢額曰法華南北諸山主僧為之開堂設法竟請記於余余按郡圖志睦諸寺自宋昇平迄宋南渡紹興凡百三十有九隷此邑者三十八其在此鄉者五今益其一固未見其羸也或者駭焉原晉以上州未始有一寺佛非昔無迨宋以來累百累千佛非今有其後遞興不知其幾佛非加多遞仆不知其幾佛非加少而況來

者之興仆未可知也而或者駭之非真見佛者也使真見佛則地獄天宮均為佛國無明真如等為佛乘將大千世界無處無佛一切衆生無人非佛而佛奚彼此之擇哉同見見佛名為正見異見見佛名為邪見余非學佛者也然直信已心與佛不異敢以聞諸佛者試以告之佛之徒遂為記至元戊子四月日何某記

分水縣學田記

學校之法二教與養而已三代學校法出諸公上而不

出於私故司成樂正國為設官所以教也公田米廩國為給事所以養也自王公國都以至比廬族黨莫不有學自王太子王子與夫羣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至國之俊選莫不有教亦莫不有養故其四時誦絃禮書干戈羽籥若貴者賤者皆得以一志於學而責其成三代學廢其僅存於後世者惟國學與郡縣學耳教法不備而養之道益狹故鄉民之秀者羣居自為師友而詩書禮樂之化不盡出於公上齊民或竊取而私

之亦既非古意矣而况學校之在郡縣者復不能以槩舉也其幸而僅存於郡縣又幸而隸於大都大邑地方千里計畆萬億地方百里計畆百億歲取其嬴以供學校之不給是猶太倉損一稊粒稱員餼廪特易易耳乃不幸處於窮陋磽地之力不足以食農夫尚復問田以禄不耕之士子乎芹藻榛蕪衿佩落落顧瞻城闕上之人亦不得不分任其責矣分陽爲睦最下邑隸學田僅二十五畆東址偏池六十畆歲以蓮芡易粒纔數石人

日給二缶養生徒不能十人至元丙子學士解散前學官何鳴鳳何壽老葺理復完章掖甫集在籍至三十人今學官徐會龍席氊未煖掇巳田三十畆隸之學籍曰姑以繼廩粟也士未必宿飽吾為義倡爾嗚呼學校之設兹固古先聖王所以公天下者兹乃逸而歸諸邑人士之私使人人若此則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也推而放諸四海且將與天下為公也州里云乎哉諸生龔碣乞記以誌永久余嘉徐君之誼重諸君之有請將善鄭以

勸來者遂爲之記至元戊子二月旣望

玄同齋記

玄同邵君桂子德芳一日致書諗於無名人何某曰玄同云者某所自號也甞讀猶龍翁玄德章默若有契因竊取其義揭之座右爲求道指歸而未能盡得其解願聞一言自信余竊自笑曰世方嗤吾玄之尚白吾又烏識夫玄之然不然雖然甞聞其似夫玄天地之始萬物之毋也天地異埶萬物異體而同出於玄玄則無不同

矣夫物之初固有混茫無象反衍無端舉天下萬有對待之可以兩名者不足以載有同而已陰陽錯行天地大絯萬異出焉雷霆之所鼓風雨之所奮日月之所運行參差不齊故萬形所受為羽為毛為鱗為介為草為木亦萬有不類一受其成形而生死於二氣而又榮者瘁者得者喪者譽者非者從者違者交乎吾前而耳目口鼻心思之所欲惡日與萬物相接為搆者惟人為甚是人也萬物之役也人以一身為萬物役則雖一俛仰

之間而形骸肝膈固已恣睢揺蕩而不能以相攝而況天下之離跂攘臂忿觸而怒抗者方相尋於無所紀極則其所大不同者將挺出於天下夫太虛無形玄之本體其聚散不同者氣化之客形也至寂無感玄之淵源其起滅不同者物交之客感也無形無感至於客形客感惟玄之又玄者能一之是故物我雖萬殊而同於性事物雖萬變而同於道則禍福利害等為一致如此而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散一為萬而玄非離會萬為一

而玄非合非合非合非離復歸無極强名之曰玄故玄者千聖之所出入而萬生之所終始也而不知者指為老氏之私言而後玄德始隐令予以玄號於天下固將以同而一天下之不同也余恐天下之不同於予適自此始老氏固曰不笑不足以為道予其默默獨守吾玄則幾矣將無同歲在玄黓敦牂月在無射既望潛齋何某記

安禪寺記

安禪寺比丘思如師以至元乙酉作觀音閣成後幾年

遠來乞記曰此某與其之徒所以莊嚴佛土如此事已
迹陳懼至湮沒願得一言以傳末世何如余曰可也然
所傳不易也師曰豈以一閣為不足傳歟顧所乞亦不
獨此閣是為也窮山蘭若屋且餘百楹殿堂樓閣門窻
房霤翼翼土木彫繪金碧熠熠鐘鼓魚板縱縱皆四方
檀施與吾徒桑門捐貲出力而後成此儻按其顛末而
惠識諸碣石庶有傳乎請數其槩寺蓋肇基於蕭梁大
同之二年於今蓋八百載餘矣宋咸淳已巳悉燬於火

焦土餘燼露宿草棲蔑如也頼好施者倡義與衆共圖之明年始成佛殿旁附庫堂巋然離立而已又明年始塑佛像他事葢未遑也又明年壬申成鐘樓又五年至元丙子成山門又十六年辛卯成僧堂旁翼接待雲水室樓上范金為豐鐘一閣上幻木為大權菩薩像二十凡若此者大之興廢小之成毀願大書特書使來者有所考證余聞其言而嘉之曰甚哉師之有志於傳也抑余竊有感焉者何也師佛之徒也佛以空為宗空則萬

法俱空山河大地抑空華爾室廬諸所有物寄於山河大地等為空華復計其初為平野荒草俄為棟宇榱桷中為煨燼瓦礫終復為棟宇榱桷猶是空華亂起亂滅於太虛空中無有實相況天地刧運流變無極而獨不向胡僧問昆明池底事耶大刧小刧同歸變壞為此世間微塵諸相疇非空華誰實作者誰實居者誰實施者誰實受者取作者施者是有我相取居者受者是有人相人我俱空誰實為主乃欲託言語以傳不朽是倚言語

之獨不為空華起滅也雖記何為師瞿然起曰我聞佛說空亦如是抑聞世出世間固有不空者在也君其與我記諸將留所謂不空者與此山無窮余曰善可記也佛殿庫堂蓋葉浩首出橐槖與衆協成者也觀音閣直佛殿後下以為法堂蓋思如與其徒惟新淨惠共輟衣鉢搆架復籍衆緣以卒成者也法堂前為亭穿殿門揭板署額出思如已費僧堂三門扁曰選佛塲接待室一門扁曰棲雲思如買民屋籍衆力徙置鐘樓俞某妻徐

氏出奩資獨成山門洪氏捐木僧惟新道人朱覺菘鳩
衆竣事大權像行者袁静因捐已及募衆圓成記畢授
師師踴躍作禮曰若此傳矣至元壬辰春二月日

欽定四庫全書

潛齋集卷八